

经典总在灾难后

(上接B01版)

有时候甚至需要更加漫长的等待。1949年1月,太平轮沉没于冰冷的海底,近千人丧生。战乱中这次灾难被草草处理,半个世纪后才重见天日。65年后,吴宇森将这段历史包装成电影,请来美女帅哥,演出一幕乱世中的爱情故事。而同样的沉船爱情故事——泰坦尼克号,则等待了百年。

经过时间的沉淀,人们对灾难才会有客观冷静、举重若轻的处理,甚至很多作品是由未经历灾难的后人所创作的,比如电影《南京!南京!》、《唐山大地震》、《金陵十三钗》等。《金陵十三钗》中,秦淮河的妓女们为了保护女学生,唱着《秦淮景》排队赴死。故事是完全虚构的,但是也反映了历史的真实,当时,必定发生过类似的人性挣扎。

在灾难过去许多年之后,记忆本应该是被逐渐抚平遗忘的,受苦的人不再发声,伤痛无处可寻。但文艺作品的再创作,是对过去的打捞。女作家迟子建曾写过一部长篇小说,叫做《白雪乌鸦》,她写了一百年前发生于哈尔滨的一场瘟疫。“一百年前,一场鼠疫在东北大地蔓延,共有六万多人因此失去了生命;仅有一万两千多人口的哈尔滨傅家甸,疫死者竟达五千余人!”

一百年过去,这场灾难早已被人们遗忘,只落下报纸上的几则新闻。那些人经历过什么?是如何挣扎求生的?我们不得而知。迟子建在《白雪乌鸦》里重新建构了哈尔滨傅家甸,她写这里的底层人物“怎样承受灾难,承受人世的无常,他们怎样挺过来,让炊烟

升起,让粮田丰饶,让岁月重归安宁”。喜欢吃老鼠的李黑子未曾染病就被吓疯;车夫王春申周围的人一个个死去只留下他一人。恐惧、迷茫、困顿、疑惑、哀愁——灾难,引发人们对于生与死的思考。

一种缅怀,一种窥探

更多时候,我们今天看到的灾难小说和电影,是完全虚构的,没有灾难也要制造灾难,比如《2012》、《后天》、《飓风营救》等。但是,这些完全虚构的灾难作品,也集合了人类数千年来灾难记忆,地震、火山、海啸、瘟疫、战争等等,我们在这些虚构的大片中看到人类的集体苦难。

人们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创造灾难?因为在灾难场景中,人性冲突变得前所未有地强大,我们得以看到平常世界无法触及的邪恶和良善。

英国作家戈尔丁创作的《蝇王》,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。他虚构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中,一群英国男孩流落到一座无人荒岛上。一开始他们齐心协力,但是面对困难时,他们渐渐分成两派。恶在膨胀,他们互相厮杀,鲜血淋漓。最终专制的一派压倒了民主的一派,取得了胜利。这更像是一场人性的纸上推演。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写道:“以清楚的写实主义叙事手法,以及多样性、普及性的神话方式,阐明了今日世界的人类情况。”虚构的灾难,同样反映现实的人性。

同样的情景发生在葡萄牙作者若泽·萨拉马

戈的小说《失明症漫记》里:一种“白色眼疾”暴发,得病者便会失明,失明者被关进精神病院。这些人在完全的黑暗中暴露出人性的黑暗,一切都陷入混乱。他们像猪一样生活,做最卑鄙的事情而无丝毫羞耻感。这场虚构的灾难让人们看到,当人类社会丧失秩序,将会是如何下场。

这些灾难作品中,有的是用灾难进行象征。同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作家加缪的《鼠疫》,看上去像一部写实类小说,他描写了奥兰城的一场鼠疫,故事讲述了鼠疫发生、蔓延和终结的全过程。但这不仅是一部瘟疫抗争史,更象征了当时肆虐的法西斯主义。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,不管战争也好,瘟疫也好,人们被囚禁在一座孤城之中,面对死亡和恐惧,有人努力抗争,有人苟延残喘,但也有人幸灾乐祸。走私商人为了敛财,希望鼠疫永远不要结束。但是当个人的命运成为集体的命运,无人可以幸免。当尸体遍布城市的大街小巷,即使绝望疲惫,也只有坚持下去。最后,主角医生终于战胜了瘟疫,城市得以幸存。但是作者依然告诫众人,鼠疫只是暂时隐藏起来,总有一天,它会伺机而动,卷土重来。就像人类社会的种种暴行,它不会被彻底消灭。

关于灾难,产生了许多经典作品,灾难带给当事人无穷的伤痛,但是人们依然爱写灾难故事,爱看灾难故事。这既是一种缅怀,又是一种窥探。当人类遭遇最沉重的打击,人性是否能坚挺?这些作品会给你答案。

做不完的作业,看不着的《机器猫》

那还是20世纪90年代,下课铃响了,几个小学生头碰头挤在一起,抢着看一本漫画书《机器猫》,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

那时候,“哆啦A梦”还叫机器猫,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43卷《机器猫》,白底封皮上“机器猫”三个大字格外显眼,扉页上总会有那个扮着鬼脸的蓝胖子和他的神奇道具,相比奥特曼昂贵且稀有的全彩铜版纸画册,三块六毛钱一本的《机器猫》,真是有良心的白菜价。

“1991年的时候我7岁,上小学一年级,有一天放学老妈来学校里接我,那天,一向严厉的班主任表扬了我,老妈很高兴,牵着我的手路过校门口一个书摊的时候,老妈让我挑自己喜欢的书,我指着《机器猫》说:我要这个。我挺感谢老妈的,如果是以往,她肯定会说不要看这种没有营养的东西,然后换一本全是字的《格林童话》。但是那天,也许是班主任的表扬让她心生得意,总之,那次她给我买了。”成年后,一位网友回忆起他的一点小幸福。

那个时候,除了一小部分条件优越的家庭,如果一个孩子能拥有整套43本的《机器猫》,那简直就是一个传说。我们干得最多的事,是省下买早饭,零食的钱,饿着肚子,买上一本自己还没看过的《机器猫》。

枯燥的作业好像永远也做不完,《机器猫》就在书包里静静地躺着,干脆看会儿漫画换换脑子吧,这种想法简直和大雄一模一样!啊不——那个时代,大雄还叫野比,静香还叫小静,名不是那个名,人还是那个人。如果不巧被大人发现了,少不了一顿斥责,有时候还会不由分说把书收走。

那时候网络还没有普及,更别提搜索引擎了,《机器猫》看多了,也就把藤子·F·不二雄牢牢记在了心里,那时候谁知道“藤子不二雄”和“藤子·F·不二雄”竟然是两个漫画家的笔名,加上两人风格也比较接近,只要看到“藤子不二雄”的字样就会怦然心动,拣出来看看里面的故事自己看过没有。

当时市面上流传的吉林美术出版社的超长篇也很有意思,封面上写着“超长篇机器猫”,下面又写着“哆啦A梦”四个大字,将两个名字放在一起讨好不同年龄段的读者。厚厚一册就讲一个故事,出现那么多道具,看着格外过瘾。后遗症是直到现在都觉得吉林美术出版社是个有良心的出版社。

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,还有不少香港和台湾出版的旧漫画书辗转流传过来,虽然多数旧漫画书页卷曲,破破烂烂,但孩子们如同发现了宝物般两眼放光。在这些漫画书中,有时会夹杂着一些绿色封面、小开本的《小叮当》,其实也是哆啦A梦。乍一看,里面的名字是“小叮当”“大宝”“小歪”,完全不搭调,但是只要看到那张圆圆的大脸,叫什么名字已经不重要了,因为我们知道,那就是我们想要的。

蓝胖子的故事,我们的眼泪

当年的“70后”、“80后”甚至一部分“90后”,长大了。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,还有他们后面无数个独生子女,长大了。

时光跨到2015年6月,《哆啦A梦:伴我同行》这么一部已经在日本上映了半年多,用几个老故事拼凑起来,下载资源在网上随处可见的动画电影,竟然在中国上映五天便破了3亿元人民币的票房大关,甚至有望成为第二部突破5亿元的动画电影。这个世界,真是让人醉了!你可不是感觉醉得很幸福?几乎每个喜欢哆啦A梦的孩子,都期盼有一天自己书桌的抽屉也会突然打开,跳出一只蓝胖子,用他的神奇道具帮助自己。如同后来很多孩子幻想的那样,有一天,会有一只猫头鹰送来一封霍格沃茨的录取通知书。

可以这么说,这是一部专门为从小看着机器猫长大的成年人制作的剧场版。影院里,一边是“70后”、“80后”感动得鼻头发酸,眼圈泛红,想哭还要偷偷摸摸,另一边是“90后”、“00后”恣意的笑声,几个故事,在已经人到中年的“70后”、“80后”眼里,满满都是自己的童年,都是成长的辛酸。



这几天,电影《哆啦A梦:伴我同行》热映,竟然让中国的“70后”、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、“00后”偷偷摸摸地掉下几滴眼泪。因为这只猫从小陪伴着我们长大,我们对他的熟悉,就像是自己童年的一部分。当有一天,我们长大了,发现童年再也回不去了,我们对这段熟悉的记忆,就会迸发出连自己都意想不到的留恋和热情。

不管他叫机器猫、小叮当,还是哆啦A梦,也不管他的口袋里是否还有那些我们小时候太想得到的东西,一切都不再重要,因为——没有什么感情,比陪伴更重要。

本报记者 徐瀚云

《哆啦A梦:伴我同行》为什么这样红 没有什么感情 比陪伴更重要

小时候,我们一直以为自己喜欢的是哆啦A梦口袋里的道具,无所不能。长大之后,我们才知道,我们喜欢的是大雄的单纯、懦弱、胆小、邋遢,但是他真实,像极了小时候那个单纯年代里的我们。静香爸爸说得没错,“大雄是个善良的孩子,他会为别人的幸福而高兴,为别人的不幸而难过,这是为人最重要的品质。”

每个人都在成长过程中,为了追求而奋斗,但有的人成了雨果笔下的吉里雅特,为了自己心爱的戴吕施特可以变得强大,战胜自然,超越人类的极限;有的人则放弃了,回头了,失败了,就像我们中的大多数人,还自己欺骗自己这是成熟了,是“识时务者为俊杰”了。只有感情这东西,并不完全跟事业成功直接挂钩,即便是吉里雅特,最后不也是独自走向大海了么?

我们都已学会成熟地规避这类话题,不知不觉,我们很少再提及那些曾经的年少梦想。可我们都没有料到,成年的大雄自己会把这个谜底揭开:“哆啦A梦是我,也是你小时候最好的朋友,他陪你的时间不多,你要好好珍惜和他在一起的时光。”

哆啦A梦打动我们的,并不是一个万能会变戏法的机器猫,而是一个废柴少年的真正成长。我们怀念的,也不是无所不能的机器猫和童年梦想,而是那段再也回不去的童年陪伴时光。只有留不住时光的人,才会拼命想抓住青春的尾巴。很幸运,说的就是我们。

很渴望将来有一天,那个场景会发生在自己身上。50年后,我们已垂垂老去,行将离世,我们会对自己最挂念的人说,“快走吧,回到你该去的地方。”于是,他哭着走了,然后,他坐时光机回到80年前,突然跳出来,对着年轻时候的我们说:“我来了!”

文化人

齐鲁晚报

B02

历山路28楼

编辑:陈玮 美编:石岩
2015年6月7日 星期日 组版:颜莉